蔫錄

下

洋学文庫
文庫8
A 26
3

蔫録巻之下

出于留青全集

[illegible]

口生丹篆學獅炭之吐香手把青雲勝龍團之解渴　色逾柳絲細將花鬢錦囊時呈犀筒頻吸

〜清曹廷對謝貽金絲煙啓

蔫録巻之下

東奥　玄澤　大槻茂質　著

邦慶長以降入騒士之理詠者亦不爲尠今悉輯録以臚列之左

囊貯銷雲仙人佩去壺稱吐雨學士攜帰塡受彤管之遺如當碧筒之勸未謝人間火食己餐天上烟霞豈葛巷抽刀切金絲而飼鶴若王喬吹管而種瑶草呼龍　○清董次寧謝送金烟筒啓

○出于留青全集

江戸三組行事改印
大學文庫

蔫録巻之下

東奥　玄澤　大槻茂質　著

雅賞第十

茂質曰煙草古之所無其不載録于古書者固也至清則往往見諸名家詩編啓牘中我邦慶長以降入騒士之理詠者亦不為尠今悉輯録以臚列之左

ちいのふしつかしかし

褭蹏銷雲仙人佩去壺稱吐両學士携帰埙受彤管之遺如當碧筒之勸未謝人間火食已餐天上烟霞豈葛老抽刀切金絲而飼鶴若王喬吹管而種瑶草以呼龍

○一字アケ細字 清董以寧謝送金烟筒啓

○出于留青全集

大槻文庫
大槻文庫
磐溪文庫

頃承彫管之贈切當碧筩之勸　陸尹連

神農百草親嘗獨遺其味張騫諸種徧植未列斯珍某殊態斗酒学士竊附烟火神仙頃兼石馬遥頒欲作喉間之卉露敢向銀鹿拜賜勝餐嶺上之朝霞吐出遊絲浮雲繚繞圍成香縷丹篆深洞疑醉玄瑾之醇醪不覺玉山之頹矣當子瞻之軟飽姑以彫管試之

清姜文燊　謝贈煙啓

煙筒

清　陳業

截得篔簹竹裝成一勺宜烟雲時吐納杖履慣追隨直欲淩茶椀還堪敵酒巵唫邊與夢後正爾繫相思

把姑巖樹均佐浮觴云云

清翁長祚花曆百

詠

朝鮮王子蔚海君煙草之詩在於加藤清正軍營中所作云出處未詳桐江滕子信所臆記也

吐出自然氣徹天一様雲終日愛無盡好是袖中君

餽姑以丹管詩之

清姜文粲謝贈煙啓

名ハ六字上ケ

煙

清胡然

流播自遐方争看帯火嘗辟寒同麴蘖解渇勝茶湯堪助吟哦趣能増歯頬香霏霏呼吸處雲霧満衣裳

出于兪長仁咏物詩選

煙筒

清陳業

截得篔簹竹裝成一勺宜烟雲時吐納杖履慣追随直欲凌茶椀還堪敵酒卮唫邊與夢後正爾繋相思

詠

清翁長祚花暦百把姑巖樹均佐浮觴云云

朝鮮王子蔚海君煙草之詩在於加藤清正軍營中所作云出處未詳桐江滕子信所臆記也

吐出自然氣徹天一様雲終日愛無盡好是袖中君

或曰乾隆辛未當湖陸南香咏炯草為青韻六首一時名流和者數十人遂裒成冊錢塘厲太鴻為之序云其書未有舶來者故姑且錄其所聞耳

吃烟詩

吃烟至本朝始盛、不但男子盡然、即閨閣中亦皆手執烟袋、呼吸無忌者、一士人作詩詠之曰、

宝奩數得買花錢、象管雕鎪估十千、近日高唐増妾夢、為雲為雨復為烟、

鳥絲裊々細于綿、點々微櫻紅欲燃、差擬海棠初雨後、凝脂和粉泣朝烟、

廣新聞　士編

乾隆壬子新刊

半行詩ノ下ニ三行 載于无悶居士廣新聞乾隆壬子新刊

(載于無悶居)

随園詩話曰　倉山居士　袁枚

上ニ一字下ゲ

学人之詩、吾郷除諸襄七汪韓門二公、而外有翟進士、諱灝、字晴江者、亦有烟草五十韻、警句云、藉艾頻敲石、圍灰尚撥炉、乍疑倫秉籥、復欲雁銜蘆、墨飲三升尽、烟騰一縷孤、似乎鶩能発、如筆見花敷、苦口成忠介、焚心異鬱紆、織鶩苓草乱、醉擬鴉鬟呼、吻燥寧嫌渇、唇偉漸得腴、清襟參鼻觀、沉瀣潤喉嚨、細詩吞刀並、寒能峯口驅、饕餮方就秘、厭火国誰徵、繞鬢霧徐結、盪胸霜疊鋪、今来思所以、策云歩于于、其雅出色在韓慕廬先生烟草詩之上、

上ヨリ一字下ゲ

楊次也先生西湖竹枝詞

白石敲光細火紅、繍襟私貯小金筒、口中吹出如雲気、儂伴何人共下風

上ヨリ一字下

何承燕潤内庵井日

上ヨリ一字目紀

吸烟美人

吐納櫻唇氣亂盈、未氣玉纖握処堪憐、脂香粉沢外、覚清妍、豈是陽臺行雨、剛来自十二峯辺、闌干外、風鬟霧鬢、猶自繞雲烟、流連怎禁、相思暗結、闌風雅、猶留等消遣、春愁此最為先、怪底鴛鴦繍倦、停針便坐爾情牽、恰喜有心知、小婢一笑遞嬋娟、

吸烟美人　調満庭芳

何承燕

朝鮮東郭

次謝富田惠南州

只取流津忌迸筋刲來輕縷却生芬燃時愛吐
霏霏霧吸處如呑裊裊雲偏合異卿無夢客最
宜寒夜踐更軍慇懃盛貺將何報蘭室交情感
襲薰

煙草唱和詩稿 菊所木道圓編録 元禄年間之作

謝板醫士惠煙艸 安積覺 字子先號澹泊齋

煙草遠逐番舶至氣勢薰灼世所嗜藝殖頗妨

烟草ミミ抄録 菊所木道円編録 元禄年間之作

[illegible]

[…]逐末雖可憎貿
易濟業安可棄葉如落蘇甚成縷噓吸豈爲口
腹累握管欻起一片煙坐花嘯月多風致臺城
楊柳春色暗爐峰晴靄山光翠燈前攤書勝啜
茶馬上驅睡幾鑽燧燕間可以薦王公功用酷
與檳榔類不須紅潮上兩頰飽能使飢醒能醉
蒐羅圖經無所得爭似休文疏栗事好風吹送
杏林春剛柔併美香色異我欲携之覓野梅落
日斷橋雲一縷

朝鮮東郭

次謝富田惠南艸

只取流津忌迸筋剉來輕縷却生芬燃時愛吐霏霏霧吸處如呑鳥裊雲偏合異鄉無夢客最宜寒夜踐更軍慇懃盛貺將何報蘭室交情感襲薫

煙草唱和詩稿 鍬 菊所木道圓編録元禄年間之作

謝板醫士惠煙艸 安積覺字子先號澹泊齋

煙草遠逐番舶至氣勢薫灼世所嗜藝殖頗妨中人産磽确黐資小民利耒耜逐末雖可憎貿易濟業安可棄葉如落蘇截成縷噓吸豈爲口腹累握管欻起一片煙坐花嘯月多風致臺城楊柳春色暗爐峰晴靄山光翠燈前攤書勝啜茶馬上驅睡幾鑽燧燕間可以薦王公功用酷與檳榔類不須紅潮上兩頰飽能使飢醒能醉蒐羅圖經無所得爭似休文疏要事好風吹送杏林春剛柔併美香色異我欲携之覓野梅落日斷橋雲一縷

和前韻并引

今井順

煙草本蠻夷之草蠻人呼之云淡巴菰一名相
思草又謂之煙酒或稱之返魂煙因其煙氣薰
灼日夜吸之快然無厭故名焉其說初見于閩
書及祝氏聞見卮言沈穆本草洞詮等書而洞
詮所述尤詳蓋南夷所傳者也印度西域南海
之地方嗜之過於酒日夜啜之醉倒撲跌以爲
玅我 邦慶長年中南夷持其種子來而初植
之長崎東土山自此繁延茂盛吾人爭求藝植
盡地力而今遍於天下矣以其烟氣馥郁驅瘀
開鬱快胸膈之痞塞遂至與茶酒並愛也近世
特盛而漁翁樵夫以至於王公縉紳婦女輩座
右必置之或袖之懷之其盤爐匣管金玉以盡
可謂盛焉余謂烟草之有毒其火氣薰蒸固已
陰虛火盛久病氣虛者之所宜禁也雖然堂上
清談閑坐讀書花邊月下舟中馬上皆其所宜
也而消悶慰勞誠又與歩兵酪奴並稱爲三友
也今幸得安積先生佳章一篇讀之再次字句清

新特信煙草可愛可翫焉不揣依韻次和實得
非醜婦效顰者哉

南方異種煙草至若乎酒乎人同嗜我邦初見
海西邊爰采于采民逐利印度同同風土別酩
酊倒地巾帽棄雅名近稱返魂煙寤寐求之思
何累絲縷纖纖欝金香香霧靄靄晴光致高堂
春色酣清談偏餐煙霞接空翠輕薄少年碧玉
匣花前併佩黄金燧令我偶讀本草篇功力四
段從其類片言空費七盌茶清狂浪傳千日醉
醉眠用處任自由風流多少清閑事枝幹花實
古所無黄葉一片金不異芳心令我長相思及
時不厭香成燧

和前韻并引　畧

榊玄輔

奇卉凌波天外至何物能使萬人嗜相思返魂
得佳名播種傾奪桑麻利鉏荒墾野無遺壤潟
滷境埆不敢棄撤敗並馳蔽粟車貪淫頗爲形
體累南泉北舘及服部萬錢不惜坐而致纖纖
剪落蓮鬚紅片片編來貝葉翠索句沈吟横彫

筒尋花流憇鑽方燧銷金嚢裡携満袖寳鑪銀
盤好從類呑吐煙霞火食僊人間鬱悶付白醉
如今太平衣食足優游般樂討閑事美醞芳茗
寧倶捐片時難捨其何異微風扇和春日長一
任香雲裊⿰毛遂⿰毛遂

同煙草韻 并引 畧 木下元高

天地化醇無不至近出煙草貴賤嗜耗血未省
終身害適口多放一時利功治凝寒解瘴毒滯
氣停痰亦那棄莫怪登徒好妻醜燻喉辛辣不
為累至珍仲芳説有許遺恨東壁解無致賓筵
新試彫管美仙家巧吐縷煙翠馬前走卒携鍮
筒牛背牧童佩木燧姦商浪要味色潤甘草礬
紅地黄類是酒吾性為小戸入口豈嘗千里醉
末葉鼻吸別治法發口風寒尤新事和酒蠅蚋
食不飛鋪床臭蟲去非異治產樹藝飾價民歎
年何知給挼⿰毛遂

其二

東洋一草西洋至令天下口何若嗜藏獲廝輿

及庸保嘆息小大暗失利不薦鬼神供賓客難
爲抛擲牆角棄文房起居及遊具新添其器不
無累深甫綿眞先此時續箋補名何誰致八月
九月好風日結繩多暴葉横翠幾人鑽火動因
之四時取木豈夫燧好稱金絲似絲細雖名烟
酒非酒類吸來縱令對六經瞋眩却成正心醉
解毒檳榔記有功和藥泥漿亦遂事矧是沙糖
尚能制消筒中爆似怪異擧世紛紛遂眞徒相
思勝覩沈煙穟

其三

底事人間煙酒至不特吾邦萬邦嗜養生尋常
多有損論弊若干皆無利吹醒便腹對晝眠博
徒酒人又焉棄本朝上第播土産盡心搜索不
知累奈何醜地可能得元是雄田在所致菜圃
栽植頼小吏莖高葉長抽蒼翠清夜偶觀露泛
水月明誤疑用陰燧多識未逮煙名傳新草諒
非莨菪類戯謔初吸欲卒倒習慣頻覺非眞醉
三年豈敢如菖蒲不用縮頸效之事細縕難量

造化工後來重開此物異亦憎去本農趨末閑
國幾易苗肥穢

林春齋煙草賛出處未詳醫官安長多
岐君所臆記也

非茶非酒澆胸次壘塊于月于花爲詩客良媒

余五十節壽富春山人遥恵鐵煙管繫
以一律聊依其韻作歌謝之

物茂卿

一自羔裘嫌物色釣竿苔剝色爲玄截作鐵遂
還無孔擲下蕿園夫子前夫子吹簫不解笛偃
蹇伏枕只吹煙煙中一點忽熒赫驚問客星終
是遷

賦煙草應後臺命

金絲盛碧筒非酒發微醺却愛塵間客口中忽
吐雲

煙

祇園璵

一管吹煙蘭草薰平生愛爾送朝昏香甘金谷
三杯酒吐見蓬萊五色雲

ろ

と

莨菪管銘

竹柄銅管合為一筒上曲下直外長

内通呼吸之息淡烟之風攪睡伴寂閑

味參同

出于二字

出于鵞峯先生林學士文集巻第百十　細字之

戯謝洞嵒巌翁恵金煙管　仙臺

二十韻　白石美

相思千萬里芳草既為煙

遥謝琅玕贈何酬錦段鮮

斑々斕渓乖艶々並頭蓮　色カ

鐵管長且細螺旋小復圓

彎如象鼻曲飄若馬蹄翻

聊以繞朝策那論武子錢

碧筩宜共飲青簡豈須編

王衍曽揮麈蘇卿本嚙氊

趣同飡蔗境狂似嗜茶顛

絶勝檳榔醉要将桃李攀

駢以繞朝策那論武子錢
碧筩宜共飲青簡豈須編
王衍曾揮麈蘇卿未嚙氈
趣同參蔗境狂似嗜茶顛
絕勝榴柳醉要将桃李憐
丁香自結柳線繚牽
朱焰龍啣燭丹鑪虎伏鉛
飛灰金琯內擊節玉壺邊
流火歌飄雅薰風和舞絃
帷中非借箸陌上是遺鈿
不羨飡霞客還懷服氣仙
吐成玄圃霧漱作白雲泉
嘗葵心良苦紉蘭佩可捐
微陽回黍谷尺寶出藍田
因識蓬瀛侶徒勞採藥船

煙草　一　伊藤聖訓

南洋航異草中土植芳芊艷奪黄鸝色香含翡
翠烟玉樓鎖卯酒石室攪春眠吹作連環起隨
風作自遷

又　岡田挺之

相思南國草獨得火行精海舶纔傳種風人未
識名剪爲金縷細吹見緑煙生莫道杯中物偏
能破不平

煙草　田助

南夷烟草昔誰栽縷切盤中小作堆不是碧筩
通酒氣應須玉管動葭灰山中怡悦持雲贈席
上飛談捲霧來莫問紫陽仙子術餐霞吸景到
蓬莱

蔫草　釋法霖

栽滿良田壓稻麻収成品伍酒兼茶鑾刀細切
金絲亂彫管輕薫碧縷斜賓席助談抛玉麈書
帷驅睡落燈花歡含悲咽人將老最閲朝雲暮
雨家

煙草一

高維馨

細剪黄金縷紛紛色自分似醒楚王夢總作巫山雲

喫煙　伊藤縉

詩促歸心酒促眠畫盆纏管坐吹煙氤氳自若函關紫遣與何勞問李仙

煙管　田維禎

曾隨南草杳相傳一管中通一縷煙金口時將紅袖拭銀頭或借寶釵穿佩來常伴腰間劍化去多交杖上錢莫擊唾壺歌伏櫪長生堪比喩霞仙

詠煙草　天野景胤

異香紛滿坐長管弄烟初洞口秋雲亂峰頭夜火餘對花吹郁郁送鳥吐踈踈月暈生人面風絲繞客裾應同滄流瀣亦似學喣嘘肉氣三吞盡塵襟一服除換我腰底物薫我腹中書朝暮此南草相思名不虛

源子華惠烟具漫作有贈

煙草　一　高維馨

壺山老侯

華陽何必避塵氛。鏤管堪待嶺上雲。當夜北窓餐沆瀣。對春東嶽坐氤氳。腰間鑽燧電光閃。鼻底吹烟月暈分。玩弄須臾不可廢。微芬却勝椒蘭薫。

戯答悪煙酒文

来書假設漂泊子清静子故答之亦然

清静子出漂泊子顔色不平侍童見而問曰何為不平哉漂泊子曰清静子偶来怪余嗜烟酒余為説其所以嗜之彼述其無益而有害其言如流其辨如瀾余不能答之然亦不能退烟酒是以不平也童曰其言奈何其辨奈何漂泊子曰彼匠意出於其口既筆之於剡藤名曰悪烟酒文童曰其文何在曰在案上指示之童展視曰余為君解嘲乃出門追之不及於是呈一簡於清静子曰大禹悪旨酒桀紂以是亡國果其可悪乎然周官有酒正孔聖亦曰酒無量果不可悪乎悪與不悪不在酒唯是在人乎烟酒亦然不見彼俗客乎其葉之纖以畫箋包之而他適出自懐中以漆雕器盛之而侍酒茶為待客之具其管之美以金銀為小皿以容其葉以彩竹為筒以通其烟其細口亦以金銀餝之或鞭上携之或市中提之或花前吸之或月前吹之代鳥使以通蜂媒如此者悪之而可也若其方夜讀書氣體倦労更闌燈幽則一吸之間破孤悶攪懶睡而一管之烟謂之塵裏偸閑乎

煙草 一

高維馨

謂之静中同參乎耶擬先儒之微醺乎啜了而又啜
飲了而又飲者抑其一盃一盃又一盃之彷彿乎果
是一椀重二三四及五六至七椀之流亞乎如此者
何必悪之哉方今流俗比比無家不蓄之無人不携
之且往歳屢見韓客嗜之其筆談之間乃知國俗所
謂多波古是烟酒也其廣布如此令子雖欲悪而絶
之亦可得乎自烟酒行於我國以來考諸方書未詳
是爲何草也強以莨菪當之疑其有毒然未聞飲烟
酒以中毒者果其無毒乎況其尋常朝夕所食魚也

鳥也草也菓也本草稱有毒者非無之然常食之而
無妨則何必悪貲嘗乎凡人所嗜不同蔥韮之葷誰
不知之然食而不飽饑而不厭何必悪烟酒之臭乎
且適其口則以文王之聖不能不嗜蒲葅從其俗則
以昌黎之賢不嫌食蝦蟇今人於烟酒亦如此乎者
以至自蠻國故甚悪之則琵琶篳篥之聲可掩耳乎
海棠海榴之花不觸目乎若其中華食物可慕之則
牛羊豕何不供朝夕之膳乎加之丙則所記品物以
今見之則艱下箸者多多然則食物何必論華夷哉

蔥 葱 葷

煙草　一　　高維馨

擁

鶉是鼠所化也鼠之不可食孰與煙酒之不可飲乎
然鶉者人人食之鼠者人人嫌之所以者何則化流
俗也近歳多嗜蕎麥麪者盛器成堆放飯流歠張口
脹臉滿腹擁喉更十餘椀果然不厭非消麪蟲則不
及此乎蓋是田舎野人之食也然侯伯之席文雅之
筵往往以是爲頻點流俗之化無奈之何烟酒之行
既五十餘年蕎麪之行殆三十年共是雖無益於人
亦無害者必矣蕎麪可以救饑烟酒可以消食小皿
之草一管之烟不可爲毒大器之堆十椀之食恐有

歠

煩　國　儒　煙

腸胃之煩取捨以爲如何彼和汁之葷使不嗜者在
其傍則殆成嘔吐其害果孰與烟酒之臭哉烟酒果
可惡則蕎麪亦可惡也嗜與不嗜者人之性也二物
何必惡之哉強惡之者僻也強好之者亦癖也古人
之癖有賤於蕎麪者又有織於煙酒者所謂錢癖瘡
痂癖之類是也嗚呼我國本神國也爲胡佛被掠既
千年可惡之甚無過於此今不及其大而及烟酒之
小不亦僻乎近歳顯蓮而好飾者非無之然惡浮屠
而不能禁之則子之力雖惡麴酒果其不能絶之余

是非愛烟酒然爲子之惡之甚過聊以解嘲而已 辛丑孟冬

右鵞峯先生林學士文集巻第五十二

二行細字

右林學士鵞峯先生

相思君傳

相思君其先蠻種慶長中有酋長淡婆姑率族屬來朝賜土田以居苗裔繁衍分處諸國蠻人無姓字世襲淡婆姑名以地爲號而服部氏最盛云君不知何部氏性温良爲人薫然可愛一與人接則不能忘去後常見思故稱曰相思君初生長田野未知名或勸之仕君曰試乎哉筮之遇離之賁喟然廢策而歎曰嗟乎命夫桂以香自焚予其然也耶未幾坐法骨靡顔色枯槁

適有富室葉買得視而憐之謂雖在縲絏非其罪也贖而釋之且爲治裝致之京師既至聲價大發中貴人爭而聘之有薦于上者將召用或沮之曰昔神農氏王天下也區別人物野無遺賢循性授方爲民救患甘苦躬嘗採擇惟謹苟有一能莫不采録彼輩無聞而屛之四夷不與齒恐其懷毒不可近上惑其言君上疏自理且曰陛下未嘗一用臣陛下幸一用臣雖折體抽筋伏斧質觸鋒刃肌膚分裂而無所悔上乃引見與語大悦稱其言縷縷有味常置之坐側君以呼吸調息之術授上吐故納新可以長生上益愛之賜號通靈先生青霞子爲君設博山爐唾壺各一在君左右焚香以供君而其友羅浮山人管虛中亦爲君所吹噓進退必倶寵任殆無虛日於是君之道大行公卿士庶工商僧道靡不競尚士大夫相見坐未定而迎君其見重如此凡宴會游燕不與君倶則雖饌肴豊備而闕然若不足者故時人相謂曰坐無相思君則

不樂而君能從容中人意為人排悶解紛竟日忘疲服其教人則飄飄然有凌雲之想以是嗜之者不啻飢渴之於飲食而君昆弟子姪及族姓支庶一時共顯見用于世遍布海內然宗廟朝廷特不得預也蓋以其東類也先是麹生茗生各以其技娛侍于上甚蒙賞會及君之進也二子稍疏薄恐遂奪其寵乃相與謀陰惡君曰南方之善眩上盍戒諸上亦疑君恃恩出入喉舌妨害肺腑一日上對君屢唾君以為厭已語頗不遜上忽發怒提君投火中君死竟焚如之兆焉或曰君實不死學道火化乘風而去莫知其所終君死虛中亦廢退老于家然君之道至今愈盛其徒知名者甚多云

大史公曰余聞之長老前六七十年嗜君者尚寡儒墨皆排擯而不用至近日婦女童稚猶知慕君物固有賤於古而貴於今者不可不知也然君起于蓬蒿之間以口舌感人主子孫累葉為世貴重不賢而然乎哉

可輕量天下之士也

右虞初新志巻之十六

或猫奇収

賛曰南方嘉種惟草之珍孕精毓秀懐英抱真
茗羞厥甜麪讓其醇春雨之夕秋霜之晨遠客
千里究巻一身鑽燧按管祛愁養神金門公子
玉樓佳人繡包徐啓飛芳絳唇家賞戸愛美難
具陳無貴無賤形影相親蘭佩蕙纕奚啻均
丹心雖灰風流長新

右川口静齋 名光遠 字子深

後水尾帝御製

磨識訶鴉古過馬捺辣轟獨磨决娩癈孤沙捺

贊曰南方嘉種惟草之珍孕精毓秀懷英抱真茗羞厥甜麴讓其醇春雨之夕秋霜之晨遠客千里究巷一身鑽燧按管祛愁養神金門公子王樓佳人繡包徐啓飛芳絳唇家賞戶愛美難具陳無貴無賤形影相親蘭佩蕙纕奚啻灵均丹心雖灰風流長新

右川口靜齋 名光遠 字子深

後水尾帝御製

磨識訶鴉古過馬捺辣聶獨磨決姥蘉孤沙捺

靈

彌郁兒虛禿椰識訶禿哥梭捺歷

又一説

靈元帝御製

過馬椰斯姥鳥刺捺辣聶獨磨決姥蘉孤沙虛禿椰捺彌伊椰識訶禿哥梭捺歷

右二首並以二帝聖製傳焉未詳其果然否且二帝聖製不當體裁同而意亦同世之所傳疑誤其一矣今姑附于此

附録

新安張山來曰皖城石天外曾爲余言有某太

傑薦一人于某有司數日未獻一技忽一日辭

去主人餞之此人曰某有薄技願獻于公望公

悉召幕中客共觀之可乎主人始驚愕隨邀衆

靈元帝御製

遏馬椰斯姥烏剌捺辣聶獨磨決姥鼇孤沙虚
禿椰捺彌伊椰識訶禿哥梭捺歷

右二首並以
二帝聖製傳焉未詳其杲然否且
二帝聖製不當體裁同而意亦同世之所傳疑
誤其一矣今姑附于此

附錄

新安張山來曰皖城石天外曾爲余言有某大僚薦一人于某有司數日未獻一技忽一日辭去主人餞之此人曰某有薄技願獻于公望公悉召幕中客共觀之可乎主人始驚愕隨邀衆賓客至詢客何技客曰吾善喫烟衆大笑因詢能喫幾何曰多多益善于是置烟一觔客吸之盡初無所吐衆已奇之矣又問仍可益乎曰可又益以烟若干客又吸之盡請衆客觀吾技徐自口中噴前所吸烟或爲山水樓閣或爲人物或爲花木禽獸如蜃樓海市莫可名狀衆客咸以爲得未曾有勸主人厚贈之由是觀之誠未可輕量天下士也

右虞初新志卷之十六

或曰我邦亦有與此似者往年江都有一幇間猫荘兵衛者善爲猫聲故世人諢名云且喫烟爲奇狀一薫自口中噴所吸烟爲一輪又下噴爲輪收前輪中如此再三爲太小四五匝或下噴爲輪貼承塵上戯言爲浮漚釘時人甚奇之

大字本行

歐羅巴洲方之婦女子總不服烟草譯司曰喝蘭人來于崎陽召嫖子於旅

自……
或爲花木會戲如蜃樓海市莫可名狀衆客咸
次為得未曾有勸主人厚贈之由是觀之誠未
可輕量天下士也

右虞初新志巻之十六

或曰我邦亦有與此似者往年江都有一幇間
猫莊兵衛者善為猫聲故世人諢名云且喫烟為
奇狀一薫自口中噴所吸烟為一輪又一噴為輪
收前輪中如此再三為太小四五匝或一噴為輪貼
歟塵上戯言爲浮漚釘時人甚奇之

大字な行

歐羅巴洲方之婦女子總
不服烟草譯司曰喎蘭
人来于崎陽召嫖子於旅
館觀其吃烟甚異之日本
国之俗婦女子總不服烟者
與女子偕坐則男子不肯
服太先嘗云聞西亞地方
亦然~~不識漢土婦人服~~
~~者否~~羅山文集曰異方誐
烟草於我邦也其始為妓
女娼婦寄声通意之媒
与此左矣

出擇

ひつうすのとを緩の
まかずり彼ずわらいし

[illegible]跋菰之傳種乎歐羅巴洲也距今
[illegible]吸蒲捏兒所說則百五十年以伍
乙志所說則百八十年是各自其著書之年算
之也因審和蘭諸說與安捏私泥肎篤者航北
亞墨利加洲者三矣當西洋第一千五百六十
一年始帶此種還其本國云蓋其年則當我
邦天文二十三年明嘉靖三十三年乃壬子歳
也而今茲天明辛丑當西洋第一千七百八十
一年則其傳種者距今僅二百三十一年也已

古老相傳此物傳於我　邦在元亀天正際顧
是波尓杜瓦兒人所傳何者按白石先生采覧
異言西蕃之來自波尓杜瓦兒國始到于豊之
神宮浦實爲天文十年辛丑秋矣十二年癸卯
又泊于多禰島爾後來我西鄙歳歳不絶元亀
元年庚午春至肥前國求以互市置場於彼杵
海口今長崎港即此由是觀之其初傳之果波
尓杜瓦兒國人而在元亀天正之際者可以知
也於是乎謂此物入我今且二百餘歳矣又取

玄澤氏曰答跋菰之傳種乎歐羅巴洲也距今不甚遠矣以吸蒲捏兒所説則百五十年以伍乙志所説則百八十年是各自其著書之年算之也因審和蘭諸説與安捏私泥肎篤者航北亞墨利加洲者三矣當西洋第一千五百六十一年始帶此種還其本國云蓋其年則當我邦天文二十三年明嘉靖三十三年乃壬子歳也而今茲天明辛丑當西洋第一千七百八十一年則其傳種者距今僅二百三十一年也已

古老相傳此物傳於我 邦在元亀天正際顧是波尓杜瓦兒人所傳何者按白石先生釆覧異言西蕃之來自波尓杜瓦兒國始到于豊之神宮浦實爲天文十年辛丑秋矣十二年癸卯又泊于多禰島爾後來我西鄙歳歳不絶元亀元年庚午春至肥前國求以互市置場於彼杵海口今長崎港卽此由是觀之其初傳之果波尓杜瓦兒國人而在元亀天正之際者可以知也於是乎謂此物入我今且二百餘歳矣又取

漢說及此者比校之亦是輓近栽植之物固勿
論也蓋有萬曆年間偶見聞人食之者崇禎年
間食者頗多崇禎末年纔見前是百歲老人未
之觀也等說然則其流行于彼後於我歟將同
時歟又按韓人所著芝峯類說曰近歲始出倭
國又按本經逢原曰方書不録惟朝鮮誌見之
其它有或曰出東洋或曰出東邊塞外海島諸
山或曰初出海外等諸說則其原自我致朝鮮
延及漢土亦未可知也據又有曰不從中土生

而無從載也自明季西洋人初以其種帶來中
國或其種得之大西洋或自交趾等說觀之則
中間亦自彼方傳之乎凡漢人之稱此物不出
百有餘年外而已其果後於我歟否乎蓋煙草
之名始出本草洞詮其它以煙命者皆所因其
性而名也若夫南蠻女人淡婆姑及海外鬼國
反魂煙等說皆孟浪無稽之言排擯之可也唯
荅跋菰名通行于萬國是以其所産爲名者猶
我俗稱其地産呼甘孛知亞。加奈乃兒。應帝亞。

沒厠箇未亞類也雖然乎世人未知荅跋菰之爲地名其偶有知之者亦未知荅跋菰地屬何洲其長廣幾何今考喎蘭萬國輿地畧其第一千零五十九葉曰荅跋鶴一名泥物哇兒設力一名泥可止亞奈者北亞墨利加北海安止兒力斯諸島中跋兒路扁尚所屬之一小島也其地東西十六里許南北六里餘乃西北水路之一要港而此地多産荅跋菰草云[redacted]此地土宇開拓及産物等説別有譯文故畧

又采覽異言曰係南亞墨利加洲亞勒利西那河海上諸島都十八其中一島始出煙草之所也今以前説較之有南北之異當時傳譯之日偶致此錯誤也乎又按本朝食鑑煙草考二書俱有卷荅跋菰説即編中所圖荅跋鶴土人所吃者是也洋船水夫及崑崙奴等亦用之崑崙奴謂之洪華卒和蘭謂之盧兒歷荅跋菰盧兒歷卷轉之義也野千里所謂初番舶作筩如筆箪狀吹火夾廣處吸狹處云云是也羅山先生曰我方傳來之初剉其葉而貼紙捲之吹火吸

其煙云云顧此時尚未有幾泄爾者幾泄爾者
相傳其初漢舶所載來而以銅鐵屬制之吾方
亦倣之其始制在元和年間云故視其古制者
能似今時舶來物也名曰幾泄爾者是亦固非
此方之言又按諸書非漢及和蘭波尓杜瓦尓
其它西洋諸國語然而其音頗近番語因竊考
此物其舶來之初吾土人誤聞番商呼他物而
認爲此物乎是亦未可知也又從來呼煙筒接
頭尾之竹木幹稱辣烏辣烏蓋羅浮也羅浮產

班竹載煙筒多用焉我方亦已傳用之漸爲通
稱乎肥之前后諸國等於今非用班竹不稱羅
浮竹其用它物者稱竿竹云又曾西川釣淵曰
老撾地屬南印度西隣暹羅國多產班竹大小
數種其小者用爲煙筒今之辣烏竹即是也二
説併記以備他日考爾烏乎天地之寥廓萬國
之區別分之爲五大洲曰亞齊亞曰亞弗利加
曰歐羅巴曰南亞墨利加曰北亞墨利加也至
其北亞墨利加則北之又北僻遠之尤僻遠者

也而天生此草遂傳播乎寰宇霜露之所墜舟車之所通無地不種藝焉無家不愛玩焉不亦奇乎而此物雖有許多功能乎又不能無過服損性或生宿疾等之害且也世屬澆薄俗趨奢靡乃煙具之制盡巧極精其耗費貨財者日甚一日實可謂功罪相半也而爲萬國所尊崇旣已如此何其盛也如不幸不遇泥肓篤者終委諸遐裔哉太史公所謂趨舍有時者豈啻人乎雖一草之微亦復爾

餘考

本篇已采録和漢及諸異邦之論荅跋菰者遂成編矣於是復反覆通篇以論隲其性功有損益于人之多寡更録餘考云

甚矣哉澆季之俗驕奢淫溺于事物也而喫烟之興趣爲最盛焉乃觀方今烟具之製筩包爐壺皆以錦繍金玉彩飭之而盡巧極精曾不慮其費滔滔流弊浸漬于海内其奪民將賊國家聖人復起未如之何已因和蘭人所說考之彼

國古唯步卒役夫之徒臨勞疲飢渴之時一吸以取暫時之快者已我邦來之始亦當如彼乎今也則不然上自王公下至黎庶朝夕坐臥燕饗步趨須臾不離身須臾不絕口乃至倉皇之間而愈喫愈不厭其煩也嗚呼慶長以前之人其起居亦爲何娛邪蓋微物亦有命邪抑嗜好之有時邪何其僻海幽島之草而爲萬國所寵榮如是也夫已寵榮如是不可不察知其源也乃本篇之成職是之由本篇既成猶且淘汰通

篇詳辨其性功然其有管見之所未及者固也蓋此物除惡氣驅寒濕通痰滯之類僅僅三四功已而其爲害者非淺鮮實如諸書所說矣夫石匏氏嘗論四功余試定八害按人身元與天地一橐籥也天氣降地氣升人在其中呼吸吐納亦是清淨之氣也其壽而靈豈有它乎而是邪火日夜薰灼臟腑而暗殘賊清淨之氣焉其害一也人之有飲食也唯後天之氣是養於是五味各有司而如烟者五味亡所當故多服則

其人頭痛目眩卒然發病也其害二也酒曰狂
藥先王之大禮受將茶曰偏味廟堂以薦鬼神
今夫烟也進不能備大禮退不能携君父師前
只猥褻閨閤之物而千金之價是競其害三也
植烟草也非腴地則不殖通萬國計之費稼地
者其壤殆大於公侯之國焉且民情趍利於是
用力於烟草而公田稍生蕪者不少其害四也
煙草之初生也培養灌漑拂蠹蟲障風露其採
也曝乾修造大妨農暇其害五也雖以天下之

大平則錦繡金銀之費於烟具者許多恐王侯
之服器爲之不給其害六也都會接宇之地火
制甚嚴而必亡賴之徒慢烟灰而失火者往往
有之其害七也老人小兒以煙管誤傷咽喉者
余嘗見十數人是自烟草出後之患也其害八
也八害中費腴地妨農暇賊人壽者尤爲可惡
而天下之人必曰某好喫烟壽若干某亦好喫
烟壽保若干歲而終是十中之一二耳人而爲
性者亦在焉猶蛾眉者伐性之斧而過房之人

或克保壽遂曰房中亦有補益之術也雖然靜
言考之今時之人壽稍不及慶長以前也亦有
故哉余一日訪苅屋侯醫官推元玄長談次及
之主人曰予嘗嗜此物而少壯來病嘈囃百治
不得効一日忽然思是恐烟為祟即日自誓
絕烟未數旬而覺減半竟半歲而全愈矣爾後
教藩士二三人而絕之則宿疾皆愈又有一儒
生松下氏者多年患眩暈亦教之生服膺而絕
烟浹旬而得効踰月而全愈生曰累年之患近

不復發絕烟得効者乎將病自去之時邪請君
裁之余應曰絕烟之法醫書所無何以裁之無
已子請亦服烟以試之邪於是生服烟如始不
日而前症再發苦悶却倍前日至此始知烟毒
為害即日絕之而後前症漸愈云主人又曰予
嘗歷見漢土朝鮮流求及和蘭人所用之烟管
皆長管也服之僅一二吸而止嘗聞之古老我
古之製亦然也距今三十年所有稱坂本製者
其管接續而長及二尺餘則烟氣之薰咽喉者

亦應稍疎乎未聞短管競美日夜不絶口者也由是觀之今之盛不亦怪乎此説實與余所論符最後讀伊藤龍洲撰香川太冲藥撰跋文曰予不與烟花相得纔喫一着便覺左脇下隱痛引小腹蒼黄登溷悉瀉下腹中所有然後已既而精神越漢飲食無味委支眊目茫洋如死調養浹辰甫復平僅平復喫僅喫復祟千百回皆然於是深識烟毒作祟誓心天地不再把筒然應接際見夫烟具在前即便欲喫之心興起于中不可禁絶輙復居然破戒焉則復致前症曾不踰時如此者殆二十餘年云云此龍洲曾自試之説亦暗與此合矣於是余亦細考之漢土流求及朝鮮等所用之管皆長而其製亦不聞如我　邦屢改者且也如和蘭人所用磁器而長管其管頭通内之孔細小而似防烟氣者又有製烟葉法先湯煠而去其辛辣獰惡之氣曝乾之數日而後切爲縷故其味至淡薄也服之亦至一二吸而止蓋彼方俗凡百之制極精凝

妙有他邦之不可企及者獨烟管不用巧只磁器而不改者義取之于不頻服邪又見瓜哇韃靼等烟管之圖其長或及四五尺餘夫他邦之管用皆長者爲其烟氣不能薫灼藏府而有除瘴氣之功乎其如是而始可謂無害已嗚呼八害之論不行則請別立一法先長其管乎而十日一換以要管中不生烟脂已蓋烟脂之有毒試納之蛇口則脂之所及肉色隨變遂殭直而死豈可忽諸。近來烟與酒茶並稱而如酒茶

推

其性緩也雖然過服亦害況於烟有固有之毒也余從來嗜此物行住坐臥讀書吟咏少間而不能絶口葢非甚嗜之其出而與人交也入而坐書筺間也見夫烟具在側即便欲喫之情與起于中不覺而喫之竟至不能絶口也今及撰本篇始知其烈毒又聞伊藤推元两氏之說乃悟不可過服矣庶幾世之嗜之者亦當以余之所懼者懼焉天明壬寅之春玄澤大槻茂質識

蔫録巻之下　畢

江戸三組書物問屋行事改印
江戸三組書物問屋行事改印
江戸三組書物問屋行事改印
大槻文彦蔵
大槻茂雄蔵